

“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 语义类型及语用机制考察

尹蔚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探讨了“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较为典型的六种语义类型,即“等义近义”型、“概括→具体”型、“绝对→相对”型、程度上的“轻→重”型、“包含与被包含”型、“迂回曲折”型。此外从哲学依据、认知依据以及语用策略这三个方面探讨“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语用机制。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规律制约着“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使用;从认知角度来看,“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认知规律也制约着它的使用。另外,“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实际运用还受到“求稳求准”的语用策略的制约。

关键词:“或者说”;有标选择复句;语义类型;语用机制;哲学依据;认知依据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3-0195-05

有关“或者说”,廖秋忠将其归为阐明连接成分里的换言连接成分^[1]。而邢福义则认为,“或者说”引领的有标选择复句是一种措词性选择。即提出两种说法,表明在措词上可以有所选择^[2]。周有斌将“或者说”与“或者”作了比较,认为二者对连接项的数量与语义要求有很大的不同^[3]。此外,尹蔚、罗进军讨论了有标选择复句中的合用型关系标记的自动识别问题^[4],尹蔚对选择关系标记的关联模式做了一番探究^[5]。

“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前呼句跟后应句之间的语义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基于主客观因素的考虑,本文将以前我们研制的有标复句语料库为依托,重点探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六种语义类型,具体说来就是“等义近义”型、“概括→具体”型、“绝对→相对”型、程度上的“轻→重”型、“包含与被包含”型、“迂回曲折”型。同时,我们还将从哲学依据、认知依据以及语用策略这三个方面探讨“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语用机制。

一、“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 语义类型辨析

(一)“等义近义”型

“等义近义”指“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前呼

句跟后应句在语义上表达的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例如:

(1) 两年来,妨碍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影响,既有“左”的,也有右的,或者说既有右的也有“左”的。(《人民日报》1981年04月27日)

(2) 凭我,要找个女人总不成问题吧,然而到如今,我仍是个光棍,或者说是“童男子”。(萧乾作品集)

(3) 我们知道,名牌不是政府评的国优、部优,不是企业自封的,而是消费者的钞票选出来的,或者说,名牌是卖出来的。(《长江日报》1996年05月09日)

上述三例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其中,第一例的前呼句“既有‘左’的,也有右的”跟后应句“既有右的也有‘左’的”尽管语序不同,但说的是一回事。第二例的前呼句“我仍是个光棍”跟后应句“是‘童男子’”说的也是一码事。第三例的前呼句“而是消费者的钞票选出来的”跟后应句“名牌是卖出来的”说的也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些“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中的前呼句跟后应句之间是一种等义或者近义的关系,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在说法上有所区别而已。根据我们的考察,这种语义关系在“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中占据优势地位。

收稿日期: 2011-01-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有标假设复句研究”(09YJC74003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有标复句层次关系信息化研究”(10CY034); 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小句联结机制研究”(08JJD740062); 国家 211 工程项目“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中的汉语学科创新”

作者简介: 尹蔚(1980-), 女, 湖南株洲人,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现代汉语语法, 理论语言学。

(二)“概括→具体”型

所谓“概括→具体”指的是,有的“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前呼句在语义上比较抽象、概括,而后应句则是对前呼句的具体解释、说明,是一种具体化的过程。例如:

(1) 社会的多元化使得人们也不再象过去那样重视等级了,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开始了全球化,所以现在国内一下子涌现了这么多的创业者,对他们来说,公司运作怎么样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你以前怎么样,或者说获得了什么学位、导师是谁、是不是科学院院士,都不重要。(阳光《网络英雄传》)

(2) 精神文明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或者说,以这两大方面为基本内容的许多方面都属于精神文明,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范围,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一句话,包括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长江日报》1982年09月30日)

(3) 第二个原因,我们有良好的教育体制,或者说,这不仅仅是说我们对于高等教育投入了多少资金,而且我们对于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人民日报》2001年01月19日)

上述三例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具体一点讲,第一例中的后应句“获得了什么学位、导师是谁、是不是科学院院士”是对前呼句“你以前怎么样”的具体化;第二例中的后应句“以这两大方面为基本内容的许多方面都属于精神文明,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范围,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是对前呼句“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的具体化;第三例中的后应句“这不仅仅是说我们对于高等教育投入了多少资金,而且我们对于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对前呼句“我们有良好的教育体制”的具体化。

(三)“绝对→相对”型

所谓“绝对→相对”指的是,有的“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前呼句说得比较绝对,而后应句则没那么绝对,留有回旋的余地。例如:

(1)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我们都不会被欺骗,或者说,至少不会被(她)伤害。(钟晓毅、费勇《古龙传奇》)

(2) 颈长足尺,导致病态畸形,实乃荣耀的代价,而非追求美的结果,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追求美的结果。(梁晓声《狡猾是一种冒险》)

(3) 然而魏收终于没有做到,或者说,他没有能

完全做到。(孙犁散文集)

以上三例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其中,第一例“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前呼句“我们都不会被欺骗”中的“都不会”说得绝对化了一点,因此,后应句“至少不会被(她)伤害”含有“至少”一词,将绝对化的程度减轻,话语留有一定余地。第二例“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前呼句“而非追求美的结果”中的“非”做了全部否定,而后应句“主要不是由于追求美的结果”中的“主要不是”则说得较为相对一点,留有回旋的余地。第三例也是如此,从“没有做到”到“没有能完全做到”,话语显得没那么绝对。

(四)“程度上的‘轻→重’”型

所谓“程度上的轻→重”是指,有的“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后应句相对于前呼句,在语意上程度有所加深。例如:

(1) 一方面,研究纯数学、成为杨乐那样的数学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或者说不可能;另一方面,读研时如果有很合适的题目,我当时也就继续做下去了。(阳光《网络英雄传》)

(2) 郎平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我今年二十五岁了,而路易斯只有十八岁,如果我现在还能与她匹敌,或者说稍胜一筹的话,那么一两年后就难说了。(《长江日报》1986年01月10日)

(3) 但是“经营”这两个字,我认为还强调得不够,或者说还没有强调。(《人民日报》1981年03月23日)

(4) 尽管他对她早已死了心,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和她结合的可能性,但一旦他自己要找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就以无比痛苦的心情又想到了润叶。(路遥《平凡的世界》)

以上四例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第一例中,由前呼句的“很困难”到后应句的“不可能”,程度有所加重;第二例中,由前呼句的“还能与她匹敌”到后应句的“稍胜一筹”,程度有所加深;第三例中,由前呼句的“强调得不够”到“还没有强调”,程度加深、加重;第四例“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中,前呼句“他对她早已死了心”表明他对她曾经有过想法,可是后应句“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他和她结合的可能性”却表明他对她根本就没有过这种想法,程度加重。

(五)“包含与被包含”型

所谓“包含与被包含”是指,有的“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前呼句在语义范围上被后应句所包含,反之亦然。例如:

(1) 如果是贼人,把我嫂嫂给吓着,再失了盗,或者说,再出了意外,我不更对不起朋友吗?(单田芳《三侠剑》)

(2) 我的梦也曾经碎过，我也曾经尝受过真诚换来的只是严冬而非春季的惊痛，我也在成长的路上跌跌撞撞，可是我总觉得生活就该是甜酸苦辣的调和，我从未奢望过生活的完满，或者说从未奢望我的生活将是完满的。(董懿娜《未落定的尘埃》)

以上两例中，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其中第一例的前呼句“再失了盗”在语义范围上包含于“再出了意外”之中。第二例的前呼句“我从未奢望过生活的完满”则在语义范围上包含后应句“从未奢望我的生活将是完满的”。

(六) “迂回曲折”型

所谓“迂回曲折”型指的是，有的“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中，前呼句首先表明某种观点，而后应句则是以退一步说话的方式先否定这种观点，然后又表达跟前呼句类似的观点。例如：

(1) “2000年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即使是一个问题，也不是自己的问题。(《人民日报》1999年05月23日)

(2) 至于狗柱咋办，问题是由曹氏最早提出的，彼时一群妇女都正从哭天抢地的号陶中寻找感觉和慰藉，谁也没听见，或者说听见了，谁也没理她，然而这个问题是料理后事的关键，这关系着狗柱他妈九泉之下能不能含笑瞑目。(斯仁《李莲英》)

(3) 男人的脸正对着胡胡李，胡胡李却看不见他的表情，或者说她迷迷糊糊地看见了，但是不敢反馈到大脑作任何判断。(斯仁《李莲英》)

上述三例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第一例中，前呼句表明的观点是“‘2000年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后应句先以让步的方式否定这一观点，先承认它“是一个问题”，然后又表达跟前呼句类似的观点“也不是自己的问题”。第二例中，前呼句是说“谁也没听见”，后应句先否定这一意思，说就算是“听见了”，然后再表明结果“谁也没理她”。对于处理狗柱的问题而言，妇女们没听见曹氏的问题与不理睬她的问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第三例中，前呼句说“胡胡李却看不见他的表情”，接着后应句否定前呼句的意思，说“她迷迷糊糊地看见了”，但是结果却是“不敢反馈到大脑作任何判断”。由此可知，“看不见任何表情”跟“不敢反馈到大脑作任何判断”其实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那就是都没有在大脑中留下什么印象。

二、“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语用机制考察

(一) “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蕴含的哲学依据

“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运用，有其内在的哲学依据，这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谓“同中有异”指的是，尽管前呼句跟后应句说的是同一类事物、同一类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又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如我们上面讨论“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语义类型时所讲说法上的细微差别，概括与具体的差别，绝对与相对的差别，程度上轻与重的差别，范围上包含与被包含的差别等等。所谓“异中有同”指的是，尽管存在这一系列的差别，但是它们所指的却是同一类事物，或者是同一类事件，也就是说，它们所针对的对象是相同的。不妨结合几个例子来说：

(1) 和他长期接触中，使我感到他既平凡，又伟大，或者说是寓伟大于平凡之中。(《人民日报》1988年01月21日)

(2) 倘若你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却没有多大发展甚至停滞，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切实的提高，人们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阁下的“社会主义”并不成功，或者说根本就不真正的社会主义。(《长江日报》1987年09月18日)

以上两例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第一例“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是“等义近义”型，“同中有异”表现在尽管前呼句跟后应句都是在说“他”身上的平凡与伟大，但是后应句较具体地说明了“他”身上平凡与伟大的关系，说明了“他”身上平凡与伟大是怎么结合的。“异中有同”表现在尽管有着上述不同，但是前呼句跟后应句都是在讨论“他”身上的平凡与伟大。第二例“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是“程度上的‘轻→重’”型，“同中有异”表现在，尽管前呼句跟后应句都是在讨论“阁下”的“社会主义”，但是它们在程度等级上存在差别，后应句较之前呼句，程度有所加深。而“异中有同”则表现在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是前呼句跟后应句讨论的都是“阁下”的“社会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前呼句跟后应句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是相比较而言，“同”占据优势地位。

(二) “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蕴含的认知依据

“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运用，不仅有着内在的哲学依据，而且有着特定的认知依据，那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具体一点讲，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多面体，都具有某种复杂性。即使是同一个人认识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空里观察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又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不管感受如何，这个人所看到的其实还是同一个事物。对于事件的认识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的认识现象、认知规律反映到语言生活中来，就成了“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认

知依据。比如：

(1) 但是这个账呢，没算完；或者说，还算得并不十分到位；或者说，这个算法它还有问题。(易中天《易中天品三国》)

(2)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这就是，经济建设尽管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决不是说只有经济发展以后才能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或者说经济发达地方的精神文明就一定好。(《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0日)

上述两例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第一例中，从“没算完帐”到“算得并不十分到位”再到“这个算法它还有问题”反映了说话人在时间的一维序列里对“算这个帐”的不同认识，用语言表达出来，体现在同一个平面上，就是上面的语言序列。当然，不管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是针对“这个帐的算法”。第二例中，“只有经济发展以后才能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跟“经济发达地方的精神文明就一定好”既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事理关系“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的关系”的不同认识，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理关系的不同认识。而“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则将这些针对同一事物、同一事理、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综合起来，在同一平面上以语符序列的方式予以反映。

(三)“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体现的语用策略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知道，“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运用，既有内在的哲学依据，也有特定的认知依据。除此之外，它还体现了“求稳求准”的语用策略。所谓“求稳”，顾名思义，就是追求语言表达的稳妥性，所谓“求准”，则是指追求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换言之，说话人之所以运用“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之所以在这一句式中综合反映针对同一事物、同一事理、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求稳求准”的语用策略。不管是哪一种语义类型，“等义近义”也好，“概括→具体”也好，“绝对→相对”也好，……无不体现了这一语用策略。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说话人的这一语用策略，我们不妨再看几个例子：

(1) 如此每日三次，经年不辍，睾丸随之萎缩，长年如此，即使人已长大，睾丸却已被消化吸收，性能力自然也就丧失了，或者说根本就不曾有过更为贴切。(傅鹤年《王莽》)

(2) 项真、包要花、西门朝午三个人全已显得精神奕奕，容光焕发的闲坐在前厅里低声谈着话，在不妨碍伤处的情形下，他们都已仔细而谨慎的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或者说擦了个热水澡更为恰当，三个人身上的创痕全已重新上药又紧密包扎妥当，然后，他们各自先后睡两个时辰，再进了一顿丰盛的晚膳，现在，

他们虽说仍然不如平时的强悍矫健，称心自如，但至少已比白天受伤之后的那一段时间利落得多了，也舒适得多了。(柳残阳《大煞手》)

(3) 不错，我们在“汪家口”开有一家油坊，油坊的上下全是本帮弟兄，而那家油坊恰好便开在侯龙宝五姨太宅居的对面，油坊里有一个弟兄便和那五姨太贴身婢子混熟了——或者说有了交情更适当，所以侯龙宝与他五姨太的事情便大多由那丫环嘴里传了过来，自然，那丫环做梦也不会想到与她相好的汉子竟会是本帮的弟兄！(柳残阳《龙头老大》)

以上三例中的划线部分都是“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其中第一例中，从“性能力自然也就丧失了”到“根本就不曾有过(性能力)”，说话人追求的是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贴切性。这一点我们从后应句末尾的“更为贴切”就可以看出来。第二例中，从“洗了个痛快热水澡”到“擦了个热水澡”，从“洗”到“擦”，体现了说话人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因为从上下文可以知道，项真、包要花、西门朝午三个人都有伤，既然有伤，一般的“洗”的方式肯定不适合，只能“擦”。后应句末尾的“更为恰当”也证明了作者对语言表达准确性的追求。第三例中，从“混熟了”到“有了交情”，不难看出，“混熟了”的说法有点俗，“有了交情”的说法则相对较雅。说话人觉得“有了交情”比“混熟了”更适合于表达油坊里的那个弟兄跟那五姨太贴身婢子之间的关系。同样，后应句末尾的“更适当”证明了说话人的这一语用策略。

三、结语

“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语义关系较为复杂，鉴于各方面的考虑，我们重点探讨了其中较为典型的六种，即“等义近义”型、“概括→具体”型、“绝对→相对”型、程度上的“轻→重”型、“包含与被包含”型、“迂回曲折”型。在我们所研制的有标复句专业语料库里，绝大多数有标选择复句都分属于其中的某一(几)种语义类型。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不管是什么样的语料库，它的规模总是有限的，总有它囊括不到的地方。因此，依托于语料库的语言研究其实也是一种倾向性研究，只不过相比于从前，其客观性、补全性有所增强而已。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基本的哲学原理，就“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而言，我们发现，有三重因素制约着它的实际运用。首先，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规律制约着“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使用。所谓“同中有异”指的是，尽管前呼句跟后应句

说的是同一类事物、同一类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又有这样那样的差别。如我们上面讨论“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语义类型时所讲的说法上的细微差别，概括与具体的差别，绝对与相对的差别，程度上轻与重的差别，范围上包含与被包含的差别等等。所谓“异中有同”指的是，尽管存在这一系列的差别，但是它们所指的却是同一类事物，或者是同一类事件，也就是说，它们所针对的对象是基本相同的。

其次，从认知角度来看，“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认知规律也制约着它的使用。具体一点讲，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多面体，都具有某种复杂性。即使是同一个人认识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空里观察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又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不管感受如何，这个人所看到的其实还是同一个事物。对于事件的认识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的认识现象、认知规律反映到语言生活中来，就成了“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认知依据。

最后，“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的实际运用还受到“求稳求准”的语用策略的制约。所谓“求稳”，顾名

思义，就是追求语言表达的稳妥性，所谓“求准”，则是指追求语言表达的准确性。说话人之所以运用“或者说”类有标选择复句，之所以在这一句式中综合反映针对同一事物、同一事理、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求稳求准”的语用策略。不管是哪一种语义类型，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了这一语用策略。

参考文献：

- [1] 廖秋忠. 廖秋忠文集[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72.
- [2] 邢福义. 汉语复句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246.
- [3] 周有斌. 现代汉语选择范畴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31.
- [4] 尹蔚, 罗进军. 从“是 p, 还是 q”有标选择复句看合用型关系词的自动识别[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6): 740-743.
- [5] 尹蔚. 选择关系标记关联模式探究[J]. 汉语学报, 2010(1): 85-93.

Semantic type and pragmatic mechanism of “huozhe shuo(或者说)” marked selective compound sentences

YIN Wei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six kinds of typical semantic types are discussed mainly in this paper, namely, synonymous and synonymic type, summarized to concrete type, light to heavy by degrees type, include and included type, wimple type. Furthermore, we examine its pragmatic mechanism from three aspects: philosophical basis, cognitive basis and embodied pragmatic strategy. Firstly, from a philosophical point of view, the law which is “sameness in difference, different, but showing the sameness” restrict the use of “huozhe shuo (或者说)” marked selective compound sentences. Secondly,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ognitive rules as “cross as many different angles” also restrict its use. Finally, the use of “huozhe shuo (或者说)” marked selective compound sentences is limited by pragmatic strategies as “striving for seeking prospective”.

Key Words: “huozhe shuo(或者说)”; marked selective compound sentences; semantic type; pragmatic mechanism; philosophical basis; cognitive basis

[编辑：汪晓]